

□唐宝民

请一定将我名字去掉

钱中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，祁志祥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，两个人的交往始于1981年夏天。

1981年，25岁的祁志祥在江苏省大丰县南洋中学任教，从第5期《文学评论》上读到一篇长文《论文艺作品中感情和思想的关系》，作者是钱中文先生。祁志祥结合创作体会和阅读经验，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文章，觉得可与《文学评论》的那篇文章形成互补，便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将文稿寄给了《文学评论》杂志社，并附上一封信，请杂志社将此文转交给钱中文先生，并向他请教。

过了段时间，祁志祥收到了钱中文的回信，祁志祥十分激动，于是，便决定继续向钱先生请教学术问题，从此，他和钱先生便开始了长达六年的书信往返。六年中，祁志祥先后寄了11篇文章向钱先生请教，钱先生都一一回信指教。

尤其令人感动的是，对于重要稿件的指教，钱先生都注明原稿的具体页码，逐条批改。比如，1983年2月19日来信对于《审美活动中对艺术的双重审美关系》一文的批改，注明原稿页码，提出意见达7条之多。祁志祥因此进步很快。

祁志祥十分感激钱中文的付出，所以，当自己的文稿改订时，他就提出要署上钱中文的名字，然而，此事却遭到了钱中文的一再拒绝，钱中文说：“您的《审美活动中对艺术的双重审美关系》一稿未提了我的名字，在文章发表时一定请您删去。首先是我即使提过意见，也不必提及。如果是专著一类书籍，就又当别论了。”后来又再三强调：“此稿不知现在如何处理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有进一步的意见吗？不管哪里采用，请一定将我名字去掉是盼，另外这样做也有失谨。”

钱中文之所以不同意在祁志祥的文稿

中署上自己的名字，是因为他是一位务实的学者，没有名利之心，诚如他向祁志祥解释的那样：“您这次信上又提将来稿子完成后要署上我的名字，或提一笔。我们的工作是老实的劳动，不是沽名钓誉。您的劳作我怎么署名呢，写上我的名字干什么呢？”同时，他还提醒祁志祥：“您在这方面似乎考虑得太多了，这样对自己建立正确的学风无大好处。”祁志祥终于理解了钱中文，从此不再提及此事。

现在的一些学术“名家”，有一种学阀作风，经常在学生的文章上“挂名”，而钱中文先生从未在任何他指导过的弟子的文章中署过名。对一些学者在学生的文章上署名的做法，钱中文很看不惯，他在1983年3月25日写给祁志祥的信中说：“名声、资格，其实是很空的，重要的是‘货色’！对我们来说，成果比什么都重要，你说对吧！”

与名利相比，钱中文更注重的是脚踏实

地的精神，注重的是在学术上真正有所建树。多年以后，祁志祥感慨道：“钱先生的诚实给我最大的影响，就是真实做人，待人以诚，尊重任何人，但决不趋附任何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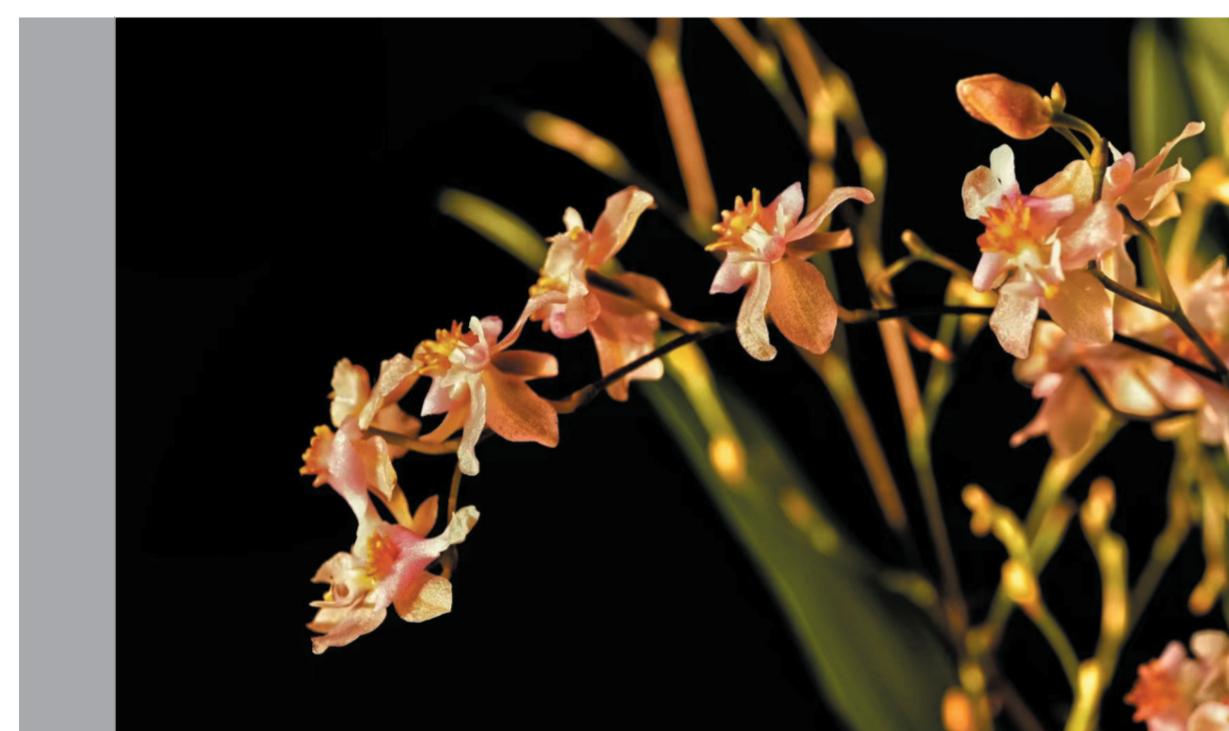
宋代哲学家朱熹说：“不以一毫私利自蔽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。”钱中文就是这样的学者，他耐心帮助祁志祥，没有任何私心杂念，即使祁志祥主动提出要在文稿中署上他的名字，他也坚决不肯，与那些有意剥夺学生学术成果的“名家”们相比，钱中文的境界一目了然。钱中文帮助祁志祥，是出于真诚，他是在用一颗真诚的心，培养年轻一代学人。这种无私、博大的情怀，十分难能可贵。老辈学人对下一代人才的爱惜，培育是学术史上流传不息的正能量，正是这股能量，托起年轻学人站在了前一代学人的肩膀上，学术研究领域才能生生不息、绵延不绝，绽放出灿烂的花朵。

□陈荣高

大竹园村的“宜居密码”

山有水则青，地有水则灵，木有水则长，人有水则生，水乃万物之源。大竹园村紧邻安吉龙王溪，依水而生，一条溪流给大竹园村带来灵动的韵味。

话说这条溪流，还有一个优美动听的故事。明代初年，出身中医世家的金郎从中绍迁到村里，他相中了溪流南侧一片杂草丛生的平川之地。那一天，他躺在竹椅上盘算着自己的庄园规划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。梦中一位容貌富贵的女子站在面前，对他说：“你的庄园东毗平川，西临清溪，但需经龙王爷许可方能如愿。因连年旱灾，溪流干枯，龙王面临无水之痛苦。你若上山种树，十年便可成荫；溪边种竹，三年便可成林。”金郎中醒来，觉得梦中女士好生面熟，不就是石壁山下观音庙里的菩萨吗？于是，金郎中就带领全家在溪流两侧山上栽树种竹，并将此溪命名为龙王溪。近几年，这里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，溪水长流。来这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多，竹林也发展到上百亩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竹园村。



幽香
陈求是 摄

□杨崇演

情趣生香

一个人的情趣，若能融汇在生命、生活中，必能活色生香。

南宋宋文学家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中，有篇记述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。王子猷是王羲之的儿子。在大雪纷飞的夜里，王子猷一觉醒来后，忽然间想到了戴安道，立即连夜乘小船前往。小船行了一个晚上，天亮时到达戴安道的门前，王子猷却又掉头回去了。有人问他原因，王子猷说：“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，兴致已尽，自然返回，为何一定要见戴安道呢？”“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”解释了一切。王子猷真是有情趣的人，个性率真，性情潇洒。

南宋诗人陆游的《游山西村》一诗，也写出了村民们和他在一起的生活情趣：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箫鼓追随春社近，衣冠简朴古风存。从今若许闲乘月，拄杖无时夜叩门。”他写得很朴素，没有过多的辞藻和典故，却把古代乡村的生活意趣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古人情趣之高雅，非当世之人所能及。清代布衣文人沈复在《浮生六记》里，把与妻子芸娘的许多雅事写成绝美情书——从初见的怦然心动到婚后的举案齐眉，从谈诗论画到赏月弄花，平淡淡淡的生活情趣，将清贫的日子过成了一首诗。“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，买绕屋菜园十亩，课仆妪植瓜蔬，以供薪水。君画我绣，以为诗酒之需。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，不必远游计也。”这段写的是沈复与陈芸寻了一处风景悠然、气候宜人

民房，弯弯曲曲，错落有致，像一个个迷宫，让人想要一探究竟。无论是老村还是新村，没有见到一根电杆，没有见到一条电线，没有见到一个露天污水池，“五线下地”“污水纳管”成为村庄改造的一大奇迹。

我们沿着清风十里的村道走去，有民国时期的粮库和宽阔的晒谷场地，耕读传家的墙上书写着大竹园人的精神：向善、乐群、质朴、虚怀、有节、奋进。那乡愁忆馆是上世纪50年代的农家小屋，保存着完整的日用家当，让人做起小时候的家乡之梦。那一条条水渠，鱼在游、蛙在叫；一个个池塘清澈见底，人们在那里用水玩水。在大竹园文化礼堂里，一曲优美动听的《我的大竹园》村歌在耳边响起：绿水绕田园，青山抱村落。蔬香大地，铺出七彩画卷。龙王溪的白鹭舞出祥和，旗杆石的岁月诉说沧桑。山庄戏流水，幸福来相伴……文化遗存灵山寺，位于大竹园村东侧，寺前有参天古树，寺侧潺潺流水，明代四大高僧之一藕益大师曾住持于此。圣旨石（旗杆石）记载了中官自然村望族万

氏在这里繁衍壮大，至今已逾千年。

大竹园村以竹制品加工为主要产业。竹子是当地的特色资源之一，村民们利用竹子制作各种手工艺品和家居用品。这些产品在市场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，因其精美的制作工艺和实用性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，远销全国各地。村周边最有特色的有龙王溪生态河道、石壁山、百家山、观音堂、沙滩地、湿地、竹园、梨园、茶园等自然景观。四季有花有果的生态观光园成为游客的向往。适宜的气候，优质的土壤，各类果树可以亲手采摘，远离都市的尘嚣，放松心情，亲近自然。“乡旅梦工厂”推动乡村旅游发展。这几年来的游客多了，民宿逐渐兴旺起来，蔬菜民宿的俞亚琴女士颇有经营才能，搭建有机蔬菜大棚并结合烘焙特长，打造了一家将城市风味和乡村气息结合的民宿，赢得了顾客青睐。

大竹园村成了浙江乃至全国乡村建设的典范，愿更多的样板村在乡村大放异彩。

□江南布衣

过年的中国甜

层熟猪油包裹，刚从蒸笼里出来的八宝芋泥端上桌时不会冒热气，不知内情的人容易上当，直接用勺子往嘴里送，易烫伤咽喉，想吐出来都来不及。

在宋人笔记中读到过一则与芋泥有关的轶事，说的是北宋史学家郑樵（福建莆田人）离群索居，在幽僻的夹漈山上盖了三间茅草屋，治学修史。朱熹听说郑樵的大名，只身前往夹漈山拜访。两人一见如故，谈古论今，不觉天色已晚，郑樵留客人夜宿草堂。山上远离村落，实在拿不出好东西招待贵客，在角落里找到几个风干的芋头，煮熟捣烂，洒上盐巴和野蒜权当晚餐。郑樵为这简陋的饭食深感歉疚，朱熹见状笑着说：“郑兄用山中的芋头和野蒜，加上产自大海的盐巴来招待我，已经是尽山尽海了，这是天下待客的最高礼数啊！”郑樵待客的真诚实在不言而喻，朱熹说话的技巧更令人叹服，用略带夸张的诙谐语言赞赏这顿晚餐，主宾相对颜一笑，摆脱了因招待不周的尴尬局面。

八宝饭如今还是江浙人家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甜点，饭店酒楼、商场超市春节前后都备有现成的八宝饭等出售，购者如云。如同福建沿海人家逢年过节必备的八宝芋泥一样，这些甜点不仅简单易做、老少皆宜，更重要的是，八宝饭与八宝芋泥的甜，甜得舒心顺畅，甜得热闹欢庆，甜得充醇厚。五颜六色的红枣、樱桃、莲心、果脯聚集在一起，看似互不相干，却相互融合，与中国传统的几代同堂欢天喜地迎新春的氛围很协调、很合拍。舀上一勺，细细品味，舌尖就感到一注甜流流入心间，富有质感，还甜得很中国——外表朴实无华，内里却有质有料，你们赞同我的说法吗？

这道闽菜做法并不复杂，就是将当地盛产的大芋头煮熟捣烂，加入红枣、樱桃、瓜子仁、冬瓜糖、白糖、桂花，最后淋上熟猪油再上锅蒸透。因为表面有一

□余喜华

关公的大刀

“关公面前耍大刀”是一句使用频率颇高的成语，通常成为那些志得意满、小有成就之人藐视他人的口头禅。更有甚者，将这句成语进化成“关公面前要铅笔刀”，可谓目空一切。

关公是牛人，关公的大刀厉害不假。温酒斩华雄，斩颜良诛文丑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关公一生征战，死于其大刀之下有名无姓的战将和兵卒不计其数，在关公的大刀面前，真的不可轻易要刀子。正因为自身的实力和骄人的战绩，关公目空一切，骄傲自满，《三国志》评价关羽善待士兵

而轻视士人，关公看不起要大刀的武夫，更看不起要铅笔刀的文人。

成也大刀，败也大刀。骄傲自满的关公最终的结局是失荆州，走麦城，逃命走小道，成为一个要小刀的无名小将马忠的俘虏，其大刀也成为他人的战利品，关公身死名灭。

当然，关公成为马忠手下俘虏，并不是关公大刀输给了马忠的小刀，而是输了陆逊的铅笔刀。想当初关羽起荆州之兵攻打曹魏的樊城，还是留了一部分兵力，防备着东吴的吕蒙，吴下阿蒙毕竟也算成名的战将。可当东吴略施小计，以陆

逊替换吕蒙为都督，关羽闻讯，对白面书生陆逊嗤之以鼻，立马将荆州之兵全数调往樊城前线。后方空虚，荆州立遭东吴偷袭失守，才有后来关羽败走麦城的下场。

白面书生陆逊，不仅敢在关公面前要铅笔刀，更能一代枭雄刘备面前要羽毛扇，将刘备七百里连营扇得灰飞烟灭，一败涂地。

观大刀关公的结局，关公面前要不要得铅笔刀？依我看，要得。

满招损，谦受益。骄兵必败。还是记住古人的这些话吧！

关公的大刀，当为世人诫之。

□陈鲁民

读读《宽心谣》

佛学大师赵朴初先生曾写过一首《宽心谣》，通俗易懂，朗朗上口，且贴近生活，所以流传甚广，颇受人们喜爱，至今读来仍发人深省：

日出东海落西山，愁也一天，喜也一天。

遇事不钻牛角尖，人也舒坦，心也舒坦。

每月领取养老金，多也喜欢，少也喜欢。

少荤多素日三餐，粗也香甜，细也香甜……

《宽心谣》讲的都是不起眼的生活琐事，但又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。处理好这些家长里短，保持良好心态，进可建功立业，奉献社会，退可享受生活，颐养天年。不夸张地说，非大智慧不能悟出这番道理，认真践行则会受用无穷，“人也舒坦，心也舒坦”。

有人说，这些说道都是那些与世无争、心灰意懒者的自我安慰、自我调适。其实不然，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，无论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，还是垂垂老矣的退休人员，无论是志得意满的高官显爵，还是无品无级的斗升小民，都需要有一个健康心态，都需要宽容心胸，都需要“忙也乐观，闲也乐观”，不如此，

你将心有羁绊，胸似牢笼，处处受制，步履维艰。

西哲有句名言说：世界上比大海宽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宽阔的是人心。我们的老祖宗则说得更形象：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将军额头能跑马。古往今来，那些活得比较潇洒的成功者，那些得享天年的长寿者，无不具有宽阔的胸襟、宏大的度量。他们与人相交，有容人之心胸；谋事兴业，有承受失败之襟怀，幸运的果实砸在他们头上，绝不是偶然的。

有人为什么会心灰意冷，感到走投无路，原因固然很多，但归根结底就是三个字：心窄了。心一窄，多大的事都不叫事，天塌下来也照样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；心一窄，屁大的事都要寻死觅活，一根稻草就能把人压垮。我们冷眼旁观，许多悲观失望者的理由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譬如情人失恋、商家破财、夫妻吵架，还有高考失败、股市折戟、官场失利、明星遇冷等，大多是因为“心一窄”、想不开而致。如果要对他们对症下药，最好的药方就是两个字：宽心。

宽心，就是要看轻身外之物，淡泊名利。钱财上的事，“多也喜欢，少也喜欢”；一日三餐，“粗也香甜，细也香甜”。平心而论，人的物质享受是很有限的，所谓“日食一升，夜眠八尺”，再多都是浪费了，又何必事事都斤斤计较，处处要与人一竞高低？

宽心，就是宽容自己也宽容他人。人非圣贤，皆有瑕疵，因而，与人相处，不必苛求，最好是各留一分天地，相互并行不悖，自己往宽里走，也让别人向宽里行。即便是狭路相逢，也不必斗得你死我活，力求双赢是上策，或者各退一步，以求得海阔天空，云淡风轻。

宽心，要达观处世，乐观生活。人生在世，活的就是个心态，既然是“愁也一天，喜也一天”，干嘛要终日愁眉苦脸的，不妨学学齐白石，宠辱不惊，“人誉之一笑，人毁之一笑”；学学苏东坡，苦中作乐，“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，一曰一笑，此生快哉！”

《宽心谣》，既有俗世之家常，又有佛家之禅意，既有出世之洒脱，又有入世之务实，乃大雅大俗之作。常读《宽心谣》，吸收其精华，领会其要旨，心会变宽。心宽，眼界就宽，生活之路宽，朋友圈宽，纵横驰骋的天地宽，自然就会“不是神仙，胜似神仙”。

□杨崇演

情趣生香

一个人的情趣，若能融汇在生命、生活中，必能活色生香。

南宋宋文学家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中，有篇记述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。王子猷是王羲之的儿子。在大雪纷飞的夜里，王子猷一觉醒来后，忽然间想到了戴安道，立即连夜乘小船前往。小船行了一个晚上，天亮时到达戴安道的门前，王子猷却又掉头回去了。有人问他原因，王子猷说：“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，兴致已尽，自然返回，为何一定要见戴安道呢？”“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”解释了一切。王子猷真是有情趣的人，个性率真，性情潇洒。

南宋诗人陆游的《游山西村》一诗，也写出了村民们和他在一起的生活情趣：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箫鼓追随春社近，衣冠简朴古风存。从今若许闲乘月，拄杖无时夜叩门。”他写得很朴素，没有过多的辞藻和典故，却把古代乡村的生活意趣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古人情趣之高雅，非当世之人所能及。清代布衣文人沈复在《浮生六记》里，把与妻子芸娘的许多雅事写成绝美情书——从初见的怦然心动到婚后的举案齐眉，从谈诗论画到赏月弄花，平淡淡淡的生活情趣，将清贫的日子过成了一首诗。“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，买绕屋菜园十亩，课仆妪植瓜蔬，以供薪水。君画我绣，以为诗酒之需。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，不必远游计也。”这段写的是沈复与陈芸寻了一处风景悠然、气候宜人